

我的父亲苏秉琦

一个考古学家和
他的时代

苏恺之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我的父亲苏秉琦

一个考古学家
他的时代



Copyright ©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父亲苏秉琦：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/ 苏恺之著. — 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5.10
ISBN 978-7-108-05322-0

I. ①我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苏秉琦 (1909 ~ 1997) — 传记
IV. ① 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4575 号

责任编辑 曹明明

装帧设计 康健

责任印制 徐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25.25

字 数 338 千字 图 104 幅

印 数 0,001—6,000 册

定 价 59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谨以此书

献给我们敬爱的父亲母亲，
纪念父亲跟随导师徐旭生参加考古工作及陕西考古八十周年，
感谢所有前前后后和父亲一起并肩工作的同仁们，
深切缅怀对父亲有过各种学术思想交流润泽的前辈与学友们，
感激所有支持、呵护和关心着我们家庭的挚友们。

也以此书

回报父母家乡的父老乡亲们。

苏恺之，苏悌之，苏慎之，苏怡之

2014年10月4日于北京

孔子说人三十而立，我体会了，那时我独立工作了、成家了、很美满；四十而不惑，是指能够判断是非曲直，我做到了，我选择了留在大陆、有了广阔活动的空间；五十而知天命，我也懂得了，自己要“夹着尾巴”做好自己的本职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创造性的认识；六十而耳顺，我觉得也做到了，有了听到不同意见的思想准备而不畏惧了；我现在还想体味七十岁的“随心所欲、不逾矩”，即心态和认识可以提高到新的境界，且基本符合客观规律，进入自由世界了。

我从事考古六十年，圆了梦，自己感到幸福。我有那么多的学生，他们有了出色贡献，所以我是富足而幸福的。你的妈妈曾多次要我写书，我不以为然，其实我的学生分布各地，这才是最大的文章，他们的成果汇集起来重新谱写中国的历史，那才是最厚最好的著作。

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、文明的起源与发展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。并以此为核心、框架，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。为此，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、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。

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，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，这是行业的本分。

——苏秉琦

自序

——写在父亲投身考古工作八十周年之际

他，只是一介布衣教授，却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，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，并担任教研室主任，培养了众多引以为豪的优秀学生。

他，没有官衔，但他非常自豪的是加入了中国考古学会，并在生命的最后十一年里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，是中国考古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和主要领导者。

他，没有离开过生育他的土地，没有出国留学，没有去海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、进行学术访问的经历，没有在国外发表过论文。但是他却想着“世界的中国”——世界考古中的中国考古学，将中国考古推向世界。他的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一书，在香港出版的繁体字版早已售罄，现正准备再版；在内地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了简体字版，后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；在海外发行日文版之后，又将推出英文版。

他，没有在电视上露过面，不是社会名流，没有许多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。但他的家里或办公室里，却常有国内外来客求索学术问题；全国的许多重要考古发现，都会邀请他去现场指导。他被称作中国考古学的旗帜，他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“区系类型理论”和解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“文明论”，一直引领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。

他，发表的学术文章不多，只有一百三十篇（本），将近两百万字。

但他的《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》却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。他的《华人·龙的传人·中国人——考古寻根记》一文，曾作为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阅读理解题，有两百多万莘莘学子在同一时间阅读同一篇考古文章，这在世界考古学史上是从没有过的传奇。

他，从1934年工作，到1997年离世，六十多年只做了考古一件事，用一生践行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、大众化，圆了一个“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”的考古梦。

他，已经停止呼吸、停止思考十七年了，但是他的许多学术思想、方法和纲领性的远见卓识，已经渗透在中国考古事业里。这正像他在回顾人生旅程时感悟的那样：“我觉得与事业融为了一体，我的生命将在事业的发展中得到延伸。”

我曾一再地从我父亲、从他的诸多先辈和同仁们的身上感受到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们，为着我们国家的民族复兴和美好未来前仆后继，至死不渝。

这里，我愿从家庭的视角，把他漫长而短促的一生、多彩而单一的生活侧面，展示给关心他的人们。共同感受他的人格魅力，探寻这个没有行政职务的人，却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。适逢他诞辰一百零五年、参加考古工作八十周年之际，我代表我们子女，以此书表达对父亲和母亲的深切怀念和敬意；我们为自己是这位普通而不平凡的学者的后人而备感自豪。

苏恺之

2014年6月30日

目 录

自序

——写在父亲投身考古工作八十周年之际

前 篇 最早的童年记忆 3

父亲是属鸡的 / 我看到他开怀大笑 / 苏家，高阳，仝和工厂 / 不分家的“分家” / 北上求学：他的第一次抉择 / 给冯玉祥讲课 / 徐旭生之一：亲其师而信其道 / 娃娃亲 / 斗鸡台：他在梦里喊的名字 / 令人惊讶的两件真事 / 立业成家：举迁北平之喜 / 抗战情结之一：韩振江去“那边”了，我们的热血曾一起沸腾 / 南下昆明：他的第二次抉择

如诗如画黑龙江 52

黑龙江：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/ 清贫却快乐着 / 中央机器厂：一种精神，一种力量 / 徐旭生之二：“大学的校长，我的好老师” / 而立之年读“天书” / 至交校友俞德浚 / 云南自费考古梦的破灭 / 小家，大家，国家 / 与一对农民夫妇的情谊 / 胜利了！ / “月是家乡圆” / 回北平：他的第三次抉择 / 我们能回北平了

中篇 再回北平

89

金秋团聚北平 / 西直门大街 26 号：文人荟萃的家园 / 赞扬生命之一：花草和精神世界 / 北平城解放 / 留在大陆：他的第四次抉择 / 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差事：买报纸 / 莫逆之交王天木 / 倍加推崇裴文中 / 德国友人傅吾康 / 不学俄语和学术自由 / 出版著作和野外发掘都开始了 / 母亲自立梦的破灭 / 妙手灵心白万玉 / 抗战情结之二：韩振江回来了 / 真正的分家 / 考古界的“黄埔军校” / 到北大教书 / 求真不易 / 忍辱负重

当个做学问的人

164

认真做学问的人 / “香且醇”才是最好：父亲对工作的指标要求 / “我的腰板是直的”：接待日本考古学者 / 问心无愧，自有良知 /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/ 业务灵魂之一：“学会读书，学会和作者对话” / 业务灵魂之二：“学会运用事分为四” / 识别好马，志在四方 / 提出“大文物”“大遗址”概念 / 《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》的发表 / 苦涩与不安

暴风雨中

199

抄家 / 画在烟盒上的素描图 / 居住空间压缩，精神空间还在 / 赞扬生命之二：雷雨过后必有光明 / 学会忘却 / 父亲给我的第二个差事：探望徐老伯 / 爱国、爱民族、爱文化 / 父亲给我的第三个差事：“去看看你三伯父吧” / 清高，尊严 / 低头才好爬山，你就老实干活吧 / 区系类型理论 / 求索“石峡文化” / 业务灵魂之三：学会工作方法 / 幸福，知足 / 忘却了吗？ / “双达”勇士

后 篇	呼喊始于年七十	245
	四处奔走，游说有余 / 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/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 / 考古为“大政治”服务 / 唐兰先生送来的厚礼 / 离开北大，谢幕讲坛 / “世界的中国” / 三星堆：“真正的巴蜀” / 师生情同父子 / 难忘的 1985 年 / 搬到昌运宫 / 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 / “我更喜欢勇往直前的精神” / 喜见科普工作已起步 / 辽西的考古事业 / 考古先驱李济 / 我的时间不够用了	
	毕生一役，无怨无悔	308
	人老念故情 /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/ “告状信” / 八十忆孟真，谈学科建设 /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 / 长者为尊：白寿彝 / 谁先到达美洲？ / 桑干河，东方文明的一个摇篮 / 槐树，涿鹿 / 西周燕下都遗址的小典故 / 难忘的 1994 年 / 《圆梦之路》发表前后 / 天地君亲师 / 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出版前后 / 张光直与许倬云 / 对“中国特色”“中国学派”的学术情结 / 对生命的总结 / 遗嘱	
	余音绕梁	380
	魂归大海 / 母亲离去 / 余音绕梁	
	后记	387

前
篇

最早的童年记忆

(1941年以前)

父亲是属鸡的

我最早的记忆片段是1941年的初秋，母亲带着四周岁的我从北平辗转一个多月来到云南，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父亲。父亲离开北平时，我才一岁。

我们在曲靖南边一个山脚下的空地下了长途汽车。在嘈杂的人群中，母亲一手提着布包，一手牵着我。她一下子就发现了正在等待的父亲，赶忙叫我：“甦之，快叫爸爸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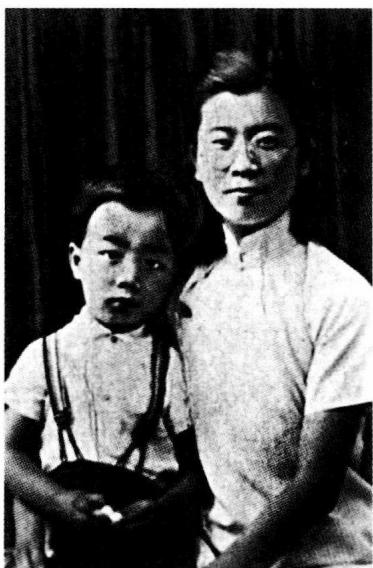
高人半头、身穿长褂的父亲急匆匆地挤了过来，随即笑着把我抱起。他的脸紧贴着我的脸，我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浓密的黑发和有些陌生的、大大的面孔，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。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，留到了今天。

在北平时，奶奶几次抱起我唠叨：长得真像他爸，也是个“小武生”模样，长大了也会像他爸一样有出息的。离开北平前夕，奶奶特意给我买了一个涂有红绿彩的小公鸡模样的泥巴口哨。拥挤的长途车上我们只有一个座位，母亲只好一直抱着我。为了让我好受些，她一直让我拿着口哨玩儿，还练习了几次，要我一见到父亲就说：“奶奶说你是属鸡的，让我给你这个。”可是就在快到达之前，我不慎将它摔碎了。就

在父亲带着我们坐上了去昆明的汽车时，我一下子搂住他，说“奶奶给我的公鸡——我把它摔坏了”，随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父亲急忙讲：“没关系的，爸爸再给你买一个。”

后来听母亲讲，奶奶最疼爱父亲，我才慢慢体味到，奶奶是用这个公鸡口哨来表达对儿子“老四”的牵挂。我每次回忆起这个情景时，都会责怪自己没有做好，把“奶奶说你是属鸡的”这句最重点的话漏掉了；但同时也会原谅自己：父亲自会明白的，母亲也会说给他听。

我们母子从北平到云南，计划了将近三年。这一路也经历了不少苦难。原定的方案是我们从香港飞往缅甸，再坐汽车去昆明。开始，舅舅陪伴母亲和我坐火车到上海，从父亲的单位——国立北平研究院设在那



父亲1938年年底到达昆明后的第一张照片。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款待刚到昆明的人员看电影，父亲在新落成的电影院拍摄了这张照片，并立即把它寄给了母亲。此后随着物资的缺乏，拍照的机会就很少了

母亲和我，摄于1941年离开北平前夕，把它寄给父亲之后不久，就接到了来昆明的通知。在母亲带我们返回北平时，这张照片奇迹般被带了回来

里的办事处得到了帮助，折腾了半个月之久，才买到去香港的机票。但到了香港，经多番努力还是没能买到飞仰光的机票。母亲没有熟悉的人，孤儿寡母奔波了多日，最终下决心买了离开香港西去的汽车票。父亲收到我们离开的电报不久就赶赴曲靖接我们了。而我们却在路上走走停停地换乘了几个“大鼻子车”，还有一段路程是在越南境内，行程缓慢。沿路打电报又极其困难，当我们到达时，父亲已经等了五六天了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父亲把我抱起来时抱得很紧。二十多年后当我也有了儿子，也经历了和妻儿异地居住再相见时的情景，我才体会到，紧紧抱住自己儿子时的心境。

“再也不会分开了。”我长大后听母亲讲，那次相见时父亲曾向母亲郑重地许诺过。

我看到他开怀大笑

父亲先带我们来到昆明市区金马寺的碧鸡街。那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，多为二层小楼，楼下是店铺，楼上是老板的办公室，有的店家还有后院住人。在这密集的街店里，有我们老家河北高阳县全和工厂在昆明设立的“布庄”——办事处。父亲原想在这里只住一天，暂作休息。但第二天正逢中秋节，晚间街道上有传统习俗耍狮子，就特意多住了一天。

入夜，街面人头攒动，舞狮子的队伍挨家挨户从这头舞到那头，做各种表演，高潮都是由狮子大嘴里伸出一只手，设法抓到各个商店赏的红包。许多商家人员都是站在二层楼的外过道上，手持一个悬挂大红花的长竹竿，花里面捆有装钱的红包，来回晃动，舞狮队则要千方百计抓到。此时，围观的观众时而为舞狮队出主意呐喊，时而为举竹竿的人大声加油。在这传统节日里，我们的民族依然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。

狮子队来到了全和布庄，这里的竹竿更长，花朵也更大，成了整条

街的焦点。一个店员用力晃着竹竿，但舞狮队却早有准备，几个人紧紧抱起一根粗竹竿，双人扮演的狮子爬到了顶端，眼看就要抓到红花了，观众大声呼喊着。突然，父亲喊了一句“让我来”，并迅速把竹竿抓了过来。他的高个子和长臂膀，让局面立刻转变，狮子筋疲力尽也没成功，从顶端退到地面，研究对策，观众们一阵嬉笑议论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一个长梯子移了过来，气氛再次达到高潮，狮子使用了它的最后一招，向上跳跃，但父亲也相应地跳一下，嘴里还喊着“给你”，如此几次之后，父亲才静静地让狮子得胜。在楼上楼下的欢呼声中舞狮子的人大喊了几声，大概是些祝福的吉祥话，以示谢意。全和员工都很兴奋，父亲一边下楼一边开怀大笑，还和员工们说，我不舍得让他们再劳累了，他们也真有力气啊。

自此之后，虽然我看过他多次的喜悦，但总觉得远远比不上那一次。母亲说，他少有这般开怀的甚至是有些孩子气的兴高采烈劲儿了。

我的童年记忆是从那次团聚开始逐渐形成的。此前父亲母亲的事情，多是我成长之后逐渐从别的大人们那里听到的和串联起来的。

苏家，高阳，全和工厂

我长大后，母亲在闲谈中逐渐告诉我许多老家的往事。父亲却说得很少，只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才讲得稍多些。

我们国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甚至后延到1937年，有人将其比喻为黄金期或现代化萌动期。众多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，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，使中国在政治、思想、文化、教育、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脱离蒙昧，涌现出数不胜数的卓越人才。仅以教育界为例，就有蔡元培、范源濂、梅贻琦、张伯苓和李石曾等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。那时，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国家、民族兴旺发达之路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。

而在冀中平原，不起眼的高阳县却出现了两个奇迹。一是它竟成为了留学法国、出国勤工俭学运动的“赤潮”发源地之一，这和人才辈出的李氏家族有关。1907年，高阳人李石曾（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，留法第一人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）在巴黎创办了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企业“豆腐公司”（那时，法国经济困难，牛奶价格很贵，李石曾把在高阳老家学来的豆浆、豆腐制作技术引入法国，受到欢迎）。他从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来四十多名同乡青年，一边工作，一边读书，试行“勤以做工，俭以求学”的方法培养人才，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。二是高阳县的纺织工业和民族资本也在迅速发展，李氏家族曾起到重要作用。

高阳，在保定东南30公里，据高阳县档案馆记载，1943年，全县面积361平方公里，人口14.9万人。现在面积470平方公里，人口30余万。父亲的老家北沙窝村，就在县城西侧偏北两公里许。母亲的老家西河屯，又向北两公里多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都成了高阳县的近郊区。

高阳及其附近的安国、博野、蠡县、定县、完县等地，轻碱地较多，很适合种棉花。这种棉花纤维长，能织出32支的精布，曾被称为“天津棉”。当时天津为进出口口岸，所以优质商品出口后往往被冠以天津的头衔，如河北泊头盛产的鸭梨，出口时冠以天津鸭梨的名字。建国前最盛时期天津棉的产量可达每年400万匹，占河北省纺织总量的四分之一。产品甚至远销到蒙古、东南亚一带。

苏姓大家族开办的全和纺织印染厂，始于1916年。当时我的大伯父苏秉衡和他的堂兄合伙从天津买来了一台日本的“楼子机”（提花织布机），开始织造提花布，年年获利。这是高阳布业从传统土布走上现代机器纺织的开端，带领了高阳北沙窝村提花织布业的迅速发展。不久，我的二伯父秉杰，从高阳甲等商业学校毕业回家，开始专攻图案设计。三伯父秉璋在保定著名的商号“裕丰泰”做学徒期满回来。人力兴旺。1921年，在我祖父苏绍泉的主持下，我的三个伯父共同组建起全和工厂。